

北 斗

第 四 期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

(影印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北 斗

第一卷 第四期

目 錄

一九三一，十二，二十。

抗日聲中的文學(論文).....	沈起予	
白旗交響曲(小說).....	蓬 子	
無題(小說).....	石 霞	
村中(小說).....	耶 林	
別鄉曲(詩).....	穆木天	
租界風景(戲劇).....	葉 沉	(三九)
誰是真正好朋友(A Puppet-show).....	陶晶孫	(四七)
懺語獨白(雜感).....	郁達夫	(五五)
美國的真正悲劇(笑峯亂彈).....	陳笑峯	(五九)
所謂新感覺派者(批評與介紹).....	沈綺雨	(六五)
被解放的董·吉訶德(戲劇).....	易嘉譯	(七一)
星(詩).....	穆木天譯	(七九)

漂流	(小說)	高 植	(八三)
豬腸子的悲哀	(小說)	張天翼	(九一)
歐洲大戰與文學	(介紹)	李易水	(一〇一)
梅令格的關於文學史	(介紹)	豐瑜譯	(一〇二)
幾條順的翻譯	(批評)	長 庚	(一〇五)
風馬牛	(批評)	長 庚	(一〇七)
文藝隨筆四則		寒生等	(一〇九)
讀者通信		讀者之一	(一一七)
「鴛」的尾巴	(戲劇)	白 薇	(一一八)
編後		編 者	(一一九)

抗日聲中的文學

沈起序

一件偉大的事變，往往要衝動全部的從事於文學的人：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使全世界的文人都活動起來，即一國度——如法國的Dreyfus將軍事件，亦使整個的法國文壇，沸騰爲兩派。

但在文人中，畢竟也有些是癩蝦蟆，也有些是另具慧眼的鴻鵠。癩蝦蟆式的文人，一遇着事變來時，他們便左跳右闖，舌活不休，但他們却看不清這事態的真象，祇好在污穢的糞泥中「以頭撞地」而已；至後一種具有慧眼的鴻鵠式的文人，則既能高高地「鳥瞰」出一切事象的前因後果，而且也很清醒地知道去「對症下藥」。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全世界的許多文人，都同時地隨着戰爭的爆發而爆發其癩蝦蟆式的根性，他們忽然放棄了從來「愛護和平」，「保障文明」的假面具，去參加帝國主義分配殖民不均而起的撕殺，去保護一部份人的「祖國」，以作掠奪者的辯護。鄧南遮 (D'Annunzio) 托瑪斯·曼 (Thomas Mann)，以及數不完的許多文人都走了這條路。但同時另一部份的文人却認清了這次戰爭是什麼人所搞的鬼：他們不特堅決地反對這種帝國主義的戰爭，而且還知道以另一種戰爭來打倒這種戰爭的根源。紀爾波 (Heri Guilbeaux) 巴比塞，羅曼羅蘭等等，都屬於這一類的。

第一次大戰所慘殺的千百萬的人骨頭，還未腐朽盡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信號又來了。這便是這次的「東北事件」。在此，我無意來檢討國際間的文學者們對此事件的態度

——雖然羅曼羅蘭等仍然發出了那洪鐘般的聲音在這破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菊池寬等在直接間接地替他們的政府宣傳及辯護——想且先回頭來看看中國國內的文藝家們的情形。

誠然 這次日本毅然地有計劃地佔領東北，這次中國出賣殖民地之超過了舊來軍閥的最高紀錄，的確也衝動了中國一般的文人。可是不幸得很！我們所見的被衝動了的文人，竟是癩蝦蟆式的左跳右闖，「以頭撞地」的多，求其清醒地認識一切，能夠「對症下藥」的人，則我們竟不能得見。

那末，他們在其作品中，怎樣地表示其抗日的，反軍閥的情感呢？

這裏我們可以見得出兩種不同的形態來：

第一種形態，我們可以說是中國封建意識對這次事變的表現；爲其代表者，當推申報「自由談」中的文學的，及類似文學的作品。中國封建階級的意識代表者們（Id'eaologue），眼見着日本帝國主義者（番邦）毅然地強佔了東省，而中國的所謂「保土有責」者，又畏主人如鼠，各自「以走爲妙」，致一朝遂喪失了土地幾千里，這樣遂使他們悲憤地感覺江山破碎了。但同時歷史已不是他們的舞台，他們自身早就失去了反抗的力量，在這種沒落的無可奈何的情緒中，他們唯一的避避所，唯一的姑自解懷的方法，就是把感情回憶到「過去」了。

另一面，在那些僕奴們，鼠竄到北平天津一帶，顛抖地談着他們怎樣「逃出瀋陽」，怎樣免掉了主人的鞭苦的時候，那慘酷的日軍的暴行，那些老百姓過關口時要先跪下來受檢查的光景等等，却激怒了中國的下級士兵們的自動的起來反抗；在這種不得不戰的強迫下面，馬占山英雄便突然（？）出現，同時也把那些沒落的人們的怨氣，代爲發洩了一股。

在如上的情勢下面，第一，那幾乎每天連載的燕子的「飛梁憶語」，便出來了。這裏，他以「聊齋誌異」式的描寫，敘述了明朝嘉靖年間，倭寇來攻時的許多勇士的軼事，類如：當時倭寇突至上海，偷襲縣城時，竟有一更夫拔劍抵抗，終得了衛兵起來幫忙，卒將倭寇擊退；又倭子蹂躪南匯，寶山等地時，也有漁團僧團丐團等起來抵抗，而且丐團裏的王某，還屢著戰功。其次如甲午朝鮮事件時聶士成，中東戰爭時的德將漢納根，以及清瘦所作的「殺倭寇之健者」中丁千斤與馬八百以及奚小驍所寫的錢鶴洲，親兵楊成等，都是他們藉來聊洩一時之氣的好材料。所以他們不約而同的，在敘完了這些勇夫們如何巧妙地打退

了倭寇之後，一定要來一套「噫，吁嗟乎，可以風矣，」的讚詞。這一面無異於對日本帝國主義者說：「咱們堂堂天朝不是始終可欺的；倘若你早幾百年或幾十年打來，看你喫咱們的這些好漢的虧否！」另一面又無異於對中國的「跑得快」的守土將軍們說：「可憐呀，你們怎麼一代不如一代呢！」

可是這種姑自寬懷的追憶一過，一朝之憤一洩，便也就天下太平了。這恰與阿Q挨了耳光過後，說一聲「兒打老子」，許多人見着半空的飛機，便說這是魯班先造等一樣；打雖是被打，飛機雖是別人造的，可是自己的氣也就出了。

在這個集團(?)中，也有用論文來討論抗日聲中的文學的，例如：天疣的「雄壯的文學」的提倡便是。可是怎樣雄壯起來呢？這兒，也還是一樣，咱們中華大國，無奇不有，去學過去的黃公度罷。所以我們可見其所謂「雄壯的文學」，除了是稍含一種煽動戰爭的文學的意思而外，便什麼也見不着了。

除了前述的散文作品而外，也有不少與現代人隔隔不入的陳腐的詩歌。例如翠娜的「邊軍」，賀天健的「朔方健兒歌」，梁彥公的「馬占山孤軍禦敵力盡城陷有感」，以及許多數不完的馬占山歌等。然而這不過是「吾不知養兵百萬今何用，坐使河山如此終。豈意向有男兒馬，心如鐵石氣如虹……」（見朔方健兒歌）流的千篇一律的枯燥的東西，其作用，亦祇有藉那被迫於部下而不得不戰的馬占山來聊以自慰而已。

現在，我們歸納起來說，這一形態的文學，其形式是小品文，是陳腐的舊的詩歌。說到內容來，則是中國的封建意識的表現，他們對這次日帝國主義的侵佔，祇覺得是番邦有犯天朝，是江山破碎；所幸在這些守土者逃之惟恐不及的時候，却遇着了一位精忠報國的馬占山，於是他們悲歌慷慨起來，他們的氣也就發洩了。

可是這樣古董的殘骸，對於抗日上發生了影響沒有呢？毫無！他們既認不清這次事件的本質，更不能抓着解決此事件的方法。嘉靖年間以及古往的英雄豪傑，既不能從地下起來奮鬥，馬占山終究「走之大吉」了。所以這種文學除了替那些沒落的人們，消極地出了一口氣而外，對於社會既無推動，對於抗日上亦是毫無補益！

其次我們再看第二種形態罷。

抗日文學的第二種形態，當然要推申報的「青年園地」上所登載的許多詩歌為代表，而係出之於封建階級的次一世代(Generation)的意識者。所以他們不像前者的消極的懷古，

而是積極地吶喊，不是「吁嗟乎」調，而乃是「起來呀」調。

起來作什麼？當然起來作戰爭。於是冰憤的『我們需要戰爭』，羅家傑的『血鐘響了』，天行的『叫吼』，邵冠華的刀在叫劍在叫『醒來罷同胞』，黃震遐要『哭遼甯救遼甯』，以及一切血呀，殺呀，『學生軍』，『獻給義勇軍』等題目，都接續地來了。「戰爭」成了他們的一切作品的中心意識。

可是這裏有一個先決問題：「戰爭」本身是否我們所歡迎的呢？

我們祇回憶第一次世界大戰就夠了。那幾年間的腦漿塗地，幾年間的血肉橫飛，不特使父母們失去了幾千萬的兒子，妻子們失去了幾千萬的丈夫，嬰孩們失去了幾千萬的父親，而且經過了這次戰爭之後，益使全世界的經濟，生計等陷於恐慌狀態，益釀成全世界要起來作第二次更殘酷的大撕殺。為戰爭的根源的要素，並不曾因此而消滅了絲毫。因此戰爭本身是為任何人所不歡迎的——除了那些遠遠地站在後方，等待戰爭以圖利的人們而外。

那末，這裏第二個問題是：戰爭（帝國主義的戰爭）既不為我們所歡迎，我們對戰爭的態度怎樣，而且其回答也必然是：

『我們需要戰爭來消滅戰爭。』

可是我們的作家們並不曾明瞭地道出這一點也不曾明瞭地認識這一點，即冰憤君的

『我們需要戰爭，

我們需要一個維持世界公理的戰爭；

我們需要戰爭，

我們需要一個民族不滅的戰爭；

我們需要一個戰爭，

我們需要一個保住祖國的戰爭；

……………』(見九月二十九日的民國日報)

也不過是歐戰爆發時，一般由文人豹變為武人們所應用的常套語，所應用來參加帝國主義戰爭的護身符。至李廣政君的

敵人他們有爲國奮鬥的青年，
祖國啊，你的孩子們呢，

……………(申報「青年園地」上的「獻給義勇軍」，傍點係我所加)

更不管是讚美暴日的這次進攻(因為他們也是爲國奮鬥)而要求中國的青年也與他們半斤八兩起來，所以結果祇能給自己的文章打了一耳光。其實這也不是李廣政君的錯，而是整個站在愛國主義上的人們，站在無分別的戰爭意識上的人們的錯。因為若站在這樣的觀點和意識上來抗日，我們實不能有抗日的根據，蓋日本帝國主義實打起同樣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旗鼓進攻中國，這正是我們主義上的同志，正歡迎之不暇，而又何言乎「抗」呢。

所以，這第二種形態的抗日文學，從表面看來，似乎要較第一種來得積極，來得有效，但結果仍不失爲「出氣」的文學，不過一個是長吁短嘆，用的是「吁嗟乎」調，一個，一個是破口漫罵，用的「起來呀」調而已。這恰與一個言不抵抗而不戰，一個老實在那裏言抵抗抵抗而終亦不戰者無二致的。

他們爲什麼成了這樣呢？這亦因爲他們逃不出他們的環境，逃不出他們的歷史的使命，公祇能作公的事，婆祇能作婆的事。他們的「同類項」們，祇能在別人抗日的時候，吸收現銀去憂批日本軍票，所以他們也祇能狂叫一場便完事了。這種狂叫一場，出氣便完的現象，頂好是借蘇鳳君來說明，因爲他聲嘶力盡地歌唱一次：

「雷電在頭上咆哮，
浪濤在脚下吼叫，
熱血在心頭燃燒，
我們向前線奔跑。

瞄準！向着那敵人瞄準，
不許有一個生存。
死的代價是報仇雪恨，
把鐵血去換光明。(見他的詩「戰歌」)

可是轉瞬便又太平無事，他又在歌唱着

我不忍失去
秋的蕭瑟，
更不願期待
春的誘惑；
天叫我做些
什麼事好？
像盤伏的虫

枯殘的草。（見十一月二日民國日報的他的詩「冬」）

雖然這似乎前後儼若兩人，但其實真真也還祇是一個，不過前者是一個人人在洩氣的時候罷了。

其次申報「自由談」上所登的「戰神前之對話」（聞此係新月社的某詩人所作），以及有一派文人在提倡排斥非戰思想，也不外與上述者陷於同一的弊病，他們雖要「宣戰」，其實他們也祇能「宣」而已，「戰」則大可不必，何況他們也不會明言出要作何種戰爭，要排斥何種非戰思想呢！

這樣，我們明瞭了上面兩種形態的抗日文學，都是不能推動社會，不能有濟於抗日的。末了轉到我們所要求的真正的抗日文學罷。

這兒，文學家們必有一個先決條件，他們必須要洗心換腸地先明瞭世界帝國主義者間的矛盾，他們必首先要犧牲其「小我」和「大我」的利益來認識這次事件的本質。我相信一個偉大的文學家，祇要先認定了一個事件的因果，他必能夠有「對症下藥」的決心，他不特要在其作品中揭發出如何纔是解決這事件的根本方法，而且也要指示出誰們是解決這事件的障礙物，誰們纔是解決這事件的使命者。

誰也知道這次日本的進佔東北不是突然的現象，而是歐洲大戰以後，資本主義走進第三期而將沒落時所誘起的第二次大戰的信號，而這個信號適由為世界資本主義的一環的日本發端了。故簡單說來，日本的出兵，實非什麼「冒天下之大不韙」，來侵犯天朝，實正是「迎合天下之欲以戰爭來賺錢的一部份人們的意旨」，以佔領殖民地罷了。這種帝國主義的戰爭，不特直接給大眾以痛苦，而且亦祇有誘起戰爭的反復，根本不能永遠消滅戰爭

的。

一個偉大的文學家，當然是抱定非戰的思想，可是他的非戰却不是奴隸們的不抵抗，而乃是積極地要以另一種戰爭來永久消滅戰爭。因此我們所要求的抗日的文學，必然是：

第一，要作品中有一個以「戰爭來消滅戰爭」的中心意識，

要作品中吶叫出這次戰爭之由於一部份人的製造，

要作品中描寫出帝國主義戰爭所給與大眾的痛苦，

更要指明出帝國主義者間的由利害的矛盾而發生的外交上的黑幕（如這次道威斯在巴黎與日本所成立的妥協，實欲希望日本帝國主義將軍事行動的中心點移向北滿，使其與蘇俄直接發生戰爭，而使自己並不直接參加以達到其于蘇俄以打擊及減削日本在太平洋的勢力的兩目的；可是蘇俄終不中計，日本最後亦將軍隊南向錦州等等悲喜劇。）

裏道破帝國主義者們之積極地準備遠東大戰（如最近法國的實業家以供給日本的軍用品故，而竟勝起了五金價格的騰漲，日本為在滿洲增築軍用鐵路故，已向法購了鋼鐵八萬噸，而車輛及其他軍用品尚不在內，此種鐵鎚的勾當，竟成了法國此次強日的原由。）

末了，也要描寫出中國的賺錢階級之不能真正徹底地抗日（如他們不惜不能徹底地不買日貨，而且因為一萬元足以買一萬零六百元的日本軍用票之故，竟從上海，濟南，青島等地，將大批現幣運至大連，以造成了銀根恐慌之原因。）

也要描寫出日本國內的勞苦大眾是我們作抗日運動的好朋友（如日本國內的大眾，已在積極地反對出兵中國，他們也知佔領了滿洲，是與他們無絲毫利益的，）

以上數端，當係略舉其大者；不過我想「真正能夠推動社會，能夠對抗日有神益的文學是什麼」的這個問題，諸君必能由此而決定出答案的。

（完）

白旗交響曲

(一段暴風雨時代裏的插話)

蓬子

「啊啊，老鄭出來啦！」

「老鄭，快跑過來。我們正提到你，爲什麼還勿出來？」

在學校前面的一個空曠的大草坪上，一簇簇站滿了預備出發南京請願的學生們。其中有二個和鄭華有特殊私人感情的，見他也出來了，便立即搶着招呼。時間是下午二點鐘左右。淡淡的秋陽灑在青年人身上，可以微微感到一種溫暖的舒適；但此刻，可誰都沒有這悠閒的心情去領略暖陽底滋味了。看看草坪上，一面白竹布的大纛在空中迎着風，如一條游龍在盤旋。同學們呢，好像臉上都充滿了一種無從描摹的興奮，顯得精神很飽滿，像小犢；但同時也可以感到有或種嚴肅的空氣籠罩在這裏，就是那脣角上堆滿了笑影的，也還可以看到歡樂裏面透露着幾分緊張的表情。鄭華聽見有人在招呼他，連忙抬起頭來，看見矮矮的圍牆腳邊的一棵洋槐樹下，郭天心和李若冰正在那裏，被一樹濃重的陰影覆蓋着。於是，彷彿遇見了幾個表哥表弟似的，立時被一種親蜜烘暖他底心了。他連忙加緊了脚步，搶到他們面前，說：

「等一忽火車裏我們坐在一塊吧，熱鬧些！」

鄭華手裏是拿着一冊黃封面的小書，這時忽被李若冰奪了過去，先翻了一會，然後，似乎很討厭它吧，給拋到八九尺外的草上了，接着便拍拍他底肩膀，含笑說：「你還有這

閒心思看書嗎？」

「我恐怕，」鄭華略略躊躇了片刻，說，「路上太無聊！」

「還會無聊嗎？我覺得很興奮哩！但願一脚飛到了南京，馬上好去請政府出兵了。」李若冰認真地說。

「你們不要太樂觀吧，」這時候，似乎剛才見面時那一種輕鬆的感情已從鄭華心頭落下了，顯出一副頹唐的樣子，「我怕這一趟請願也只等於上山拜佛，你有心，佛可不靈哩！」

「老兄怎見得？」郭天心問。

「我近來時常有一種可怕的覺醒，覺得政府裏邊決不會有這一個敢開罪他人的。祇有帶着日本帝國主義鎮壓民衆運動倒是真的。寶山路慘案和廣州永漢路慘案不真是一個好標本——」

大家都默然了。彷彿陡然給一陣陰黯的風捲過了各人心頭似的，醞釀在他們心上的朵朵的希望，此刻給吹散到無影無蹤了。寶山路上一灘灘的血的記憶，像雨天的烏雲一般壓到了他們眼前。

「未必像你所說那樣悲觀吧？」過了好一會，爲要撥開那壓在眼前的沉悶，郭天心開口了。

「而且，」李若冰接下去，「在這國難臨頭的時節，人非草木，誰沒有愛護他祖國的熱誠？甯爲玉碎，不爲瓦全，我們無論如何要督促政府做到這一步！」

「督促又有什麼用處？」鄭華冷笑了一聲，「寶山路上永漢路上的血跡，便是督促者底一去不還的跡了！他們是，真像奴才打奴才，平常自己打架的時候，看起來又兇又狠，像煞真有這一回事情似的；可是，一旦遇到主子底皮鞭，便立即軟到手也抬不起了。——何況存在外國銀行裏的有的是錢，萬一此次日本人來勢真個兇，馬上可以搭了皇后號總統號上巴黎紐約去的，那裏的生活不是比中國更紙迷金醉一些嗎？所以我覺得有點悲哀！」

大家又都沉默了。有人懶洋洋地抬起頭，看見一朵白雲在碧海裏浮着，像一隻飄在漲滿春水的池塘上的小小的漁船。

「老鄭，倒瞧你不出有這一手，幾時學會的，開起口來就是一套悲觀哲學的大議論？」彷彿太嚴重了，想拿點笑話來緩和這空氣，郭天心苦笑着說。

「對對，老鄭真瞧你不出！」

「這是一個擺在眼前的明明白白的事實，並不是什麼悲觀，更不是什麼大議論。」鄭華還是很認真。

「老鄭，據你說，我們中國就得從此完結了，便請願也是多事罷？最要緊的，是幹快上吳淞路東洋成衣舖裏去縫一件和服，日本的海軍陸戰隊幾時佔領上海，就幾時裹到身上，對嗎？」

郭天心這氣憤憤的俏皮話哄得大家都笑了。

「我的主張，還是幹快來組織學生軍。政府既然不可靠，我們就自己來出馬吧。至少也拚他一個你死我活，兩敗俱傷！」李若冰又把談話攔到題內去。

「那末槍械呢？」

「自然向政府去領囉！」聲音可有點兒支吾。

「連徒手的集會宣傳游行都受到嚴厲的干涉的，還肯允許給你槍械嗎？」

大家又都啞然了。此刻甚至連要去南京請願這回事也有點恍恍惚惚了。鄭華是悲憤到眼睛裏漲滿了紅絲。這時候，他忽而看到一團模糊的血影晃着過去了，接着便是裝滿了日本的海軍陸戰隊的鐵甲炮車，像一隻隻的巨大的象，在眼前慢慢地踱着，但不久又都消失了。

草坪上的同學陸續地愈聚愈多，此刻約摸已有二百左右吧。每一個面孔都掛上了興奮，激昂，便是那縱聲笑着的，也好像比平日格外響。乾了的黃葉從枝頭無力地滑到地面上，半裸的樹枝顫顫地抖動着；大約是爲了太嘈雜的緣故吧，可是誰也聽不到絲毫蕭瑟的秋聲。

「出發啦！」

不知誰這麼喊了一聲，於是許多喧亂的聲響突然寂滅，像一架放了汽，引擎便停了動作的機器。但接着，又蹣跚地響起了皮鞋踏在軟軟的草泥上面的聲音，大家都移向草坪中央去了。

如在酒醒後，下午來站在這裏是預備出發南京的，這意識重新又闖進鄭華的腦海裏。但覺得很疲倦。看看郭天心，已經不在了，大概跑去集隊吧。他也懶洋洋地拖着足步，如同是一個木偶人，機械地挨進人羣裏去。

二

北火車站本來就築在騷亂的懷裏，無年無月不塞滿了人與行李，動作與聲音的，除了晚上一點鐘之後那四五個鐘頭稍稍安靜一點之外。但平日，如同一架機器的開動，祇不過是一種自身的軋轢吧了，此外連過路人也不會受到影響的。但今天可情形不同了。站長果然睜圓了眼睛，躲在站長室裏聽自己心跳，呆呆的感到手足無措了。便是那些搬行李的，賣票的，站崗位的，也都被這許多突如其來的，充滿了義憤的面孔所驚駭，預知將由這些青年人底手，不久便會在此地擾起可怕的風雲來了。

等鄭華他們這一羣踏進車站面前的空場，這裏已經聚着二十多個學校的學生，達到五六千光景的人數了。車站裏邊，車站外邊，像從什麼地方飛來了幾千萬蝗虫，空中充滿了喧亂的聲音。

旗幟，白的旗幟，山茶花一般素白的旗幟，大的，小的，如同一羣鷹狂亂地翻騰在空中。掩在素白的旗幟下，是無數年青的，慷慨激昂的，紫紅色的，盪漾着朝氣的面孔。不寧靜地移動着，叫着，揮着旗和手臂。

像受了羣衆的巨大的力的推動，此刻，鄭華底心忽然也開始沸騰起來，剛才的冰似的陰鬱漸漸溶解了。他跟着同學們站在車站裏面的長廊上，郭天心和李若冰也仍舊和他站在一起。

『啊啊，你這一個被侮辱，被損害的古老的民族呀，現在我才知道你決不會被他們出賣的，因為我已看到你的民衆從麻木中奮昂起來了！看，就是在此地，也便有這許多忍痛拋棄了學業，要在命運的鐵爪下和帝國主義者作無情的殘酷的鬥爭的青年們！』鄭華在肚裏默默地自語着。

於是他又抬起了眼睛，向四周圍看看大衆底神情。他看到這許多不相識的青年們，彷彿都是一隻隻的獸，人人都蘊藏着無限的獸的力，人人都獸一般睜着眼睛，人人都顯頰下面充滿了血，而且大家又都獸一般的無分彼此的和諧地擠在一塊，彷彿可以感到在相互之間有一根看不見的鐵鏈緊鎖着。

『老郭，真想不到今天會到這許多人，』鄭華情不自禁的說。

『可見人心並沒有死去哩！』這回郭天心可懶懶地回答了，而且像要乘機報復似的，聲

音裏邊含有一些淡淡的諷嘲的口氣。

『老鄭，你現在還堅持你底悲觀哲學嗎？以這許多青年人的力量去督促政府，你以為還不能夠達到出兵的目的嗎？』李若冰率直地問。

『唔！悲觀嗎？我始終不曾有過這東西。至於我剛才在學校裏說過，這次上南京請願，只等於上山拜佛，這也不過是由於過去的事實伸引來的一個必然的結論啊！』鄭華笑了笑，說，『現在呢，啊，這一點也還是沒有改變我本來的意見。要想請求他們出兵只是一個徒然的夢吧了。——不過，現在我知道這被鎮壓在地下的民衆已可抬起頭來了。看，這裏這許多青年人不是都顯得發狂的樣子，要掙脫了身上的鐵鍊，要去和帝國主義者和它的走狗肉搏嗎？啊啊，我底冷了的心啊，它現在也開始復活過來，開始死灰復燃了！』說完後歎息了一聲。

『你為什麼固執到這地步，一點也不信任人呢？在這國難臨頭的時候，為什麼還要分什麼他們我們呢？』

『他是一個未卜先知的神巫，不，哲學家囉，他能夠預知政府一定不會出兵的。』郭天心嘲笑着。

『老郭，』氣憤憤的看看老郭，『請你相信我底話，承認我底證據吧，寶山路上的血，不是最近的一個大教訓嗎！』

『而且，』不等別人說話他又接下去了，『這兩個月以來，日帝國主義不僅佔領了東北三省，將中國三分之一的地方劃入自己的版圖裏了，而且還在內地的海口，如天津，上海，漢口等重要商埠，利用浪人繼續着示威，挑釁的行動，驅逐艦也還是不斷的開進來，而當局呢，可有絲毫反抗的表示嗎？鎮靜鎮靜，第三個還是鎮靜！啊，濟南慘案過去也不遠，結果如何不是有目共睹嗎！那末，這一次事件在鎮靜論下的結局，也不是可想而知嗎？——但是，話雖這樣說，我頹唐的情緒倒並沒有，也許從前有過的，至少我現在已經沒有了。而且還覺得我們的出路也是有的，就是民衆自己直接行動起來反抗帝國主義的瓜分中國！』

『老兄，你發揮了好一篇大議論！但是——』郭天心正想說下去，拿他剛才在草坪上取難李若冰的話，『槍械那裏來呢』這一句現成話，以矛還矛以盾還盾的來回敬莫華的，那知便在這一瞬間，忽然一陣騷亂的聲音泛濫進來了。

「什麼事情呀？」

「車站裏發生了什麼變動？」

「在那裏鬧什麼呀？」

「有人搗亂請願團嗎？」

「打，打！」

看看身邊的同學們，個個都驚訝地鵠立着，張望着，拿疑惑的目光放到車站遠處的人堆中。於是鄭華也伸長了頸項，向較遠的地方望過去。

人頭的海洋在波動。憤怒的叫喊撼盪着整個的車站。千萬隻手高高的舉着。白的旗幟，像風捲着雪片似的，揮舞在人頭上面。顯然的，已有一陣不可知的暴風雨壓進了車站裏面。

郭天心不再和鄭華辯下去，拋了他們，想擠到外面去探聽消息。

但沒有等郭天心擠出去，倒底這是怎麼一回事，已有本校的同學回來報告，大家都清楚了。

剛才，教育局長，公安局長和黨部委員等，帶了雄糾糾的武裝的兵士，乘了汽車上車站來勸阻學生進京請願，叫了學生代表去聽訓話。他們的意思，以為學生進京請願，不僅耗費了時間，精神，於事實沒有絲毫的幫助，同時學業上的損失亦甚鉅，甚大，社會的秩序和安甯也會受到影響。所以在這國難臨頭的時候，做學生的正應該比平日更加緊努力學業，作長期奮鬥的準備，為政府做強有力的後盾。至於外交上的一切，政府已延攬了全國人才，組織特種外交委員會，決不會使中國國土喪失分寸的。現在，同學們可以不必再赴南京，宜體諒當局的誠意，安心回校讀書；如有外交上的意見，那末可以隨時用書面陳述，政府無不盡量採納的……

自然，這讀書救國論立即受羣衆的反對，在浪一般洶湧的悲憤的叫喊裏被羣衆所否決了。現在，這消息傳到了長廊上，鄭華他們這一羣也怒氣沖沖的沸揚起來了。這一羣青年人，如同一架機器裏面的一個小小的齒輪，被電流所通過，發條一動，它也跟着全部齒輪轉動起來了。他們一齊伸出了粗壯的手臂，舉起了鐵槌一般堅實的拳頭揮舞着，叫着，和翻動在頭上的白旗底颯颯聲成了一種濶越而又悲壯的唱和：

「對日宣戰！」